



第一章

沉溺其中
夜色
冰冷且炙熱

✧
麗湖之一
✧

一如往常，他在裝了兩盎司威士忌酒杯裡兌上半杯冰水，接著點上一根煙，同時一口氣喝下酒杯裡的威士忌。然後再跟吧台要了同樣的酒，這回在酒杯放入一顆大圓球冰塊，之後便一小口一小口啜飲這淡琥珀色的酒。偶而也把口中的煙噴向酒杯裡，平靜的看著煙霧在酒杯裡迷漫、溢出、上升、裊繞、擴散、變淡，最後消逝於某個角落。

他已經逐漸習慣這裡懶洋洋不溫不火的氛圍，既然說是習慣，就是超脫喜不喜歡，或說已經與感覺無關。一開始他並不能接受這種文謏謏，不帶一點生活氣味的無聊氛圍，現在他知道這是一家適合等待的店，等待下半場的中繼站。

第一次來這家店是小莊帶他來的，小莊算是他在貿易上的前輩，雖然年紀還小他幾歲。小莊住在附近，對這一帶瞭若指掌。小莊會帶他來這樣的店，當然帶著特定的理由或打算。那幾年兩人經常在晚餐後先到這家店小坐，等到九點左右，酒店開始營業之後，展開一天的下半場。

直到幾年前，小莊輾轉去大陸發展，之後因為太多的酒和夜生活沒能保住那條命，從此他來這家店的次數也隨之減少許多。認識麗莎之後，麗莎喜歡這裡，兩人就經常約在這裡見面小坐，雖然麗莎會對他說，你跟這家店的風格其實很不搭嘎。

麗莎來過這家店，那年在雙城街簽下店租之後，在附近逛了一圈。因為被這家店店名所吸引，所以特地在這裡停留了一個小時，喝了調酒琴湯尼和血腥瑪麗，那是她這輩子第一次喝雞尾酒。麗莎很喜歡這家店的氛圍，只可惜後來沒有機會再來過。

凌晨1時30分，麗莎準時出現在郭龍湖面前。星期天酒店裡酒客少，即使來了，也早早買單走人，因此酒店經理得以在週一凌晨一點提早下班。這半年來麗莎經常利用這時間與郭會面。

即使是星期天，麗莎的打扮也不馬虎……一貫清新俏麗的赫本頭，配上黑色絲綢合身褲裝，脖子上戴著一串珍珠頸鍊，色澤微白溫潤，顆粒大小為均勻的0.6公分，顯現出內斂含蓄而不張揚的

華麗。曾經有一段時間在日式酒店工作，耳濡目染之下，讓麗莎從裏到外看起來就像一個端莊優雅的日本女人。或許在近距離仔細觀察，可發現雖然她眼中寫滿了故事；臉上卻不見風霜。25歲、30歲或是已經35歲，愈是從客觀條件來判斷，愈加覺得她的年齡是個謎。

這個謎猶如微風輕搖的屏風帷幕一樣，在不動聲色之中隱藏著無數淡淡歲月的哀愁。

麗莎跟吧台要了一樣的酒和一樣的冰球，在她還沒喝上一口酒之前，兩人並未交談。雖然郭龍湖心裏正在等一個答案，但是這一點點耐心還是有的。

在這短暫的沉默時刻裡，冰球碰撞酒杯的聲音特別清脆悅耳。

統一飯店附近的德惠街、雙城街一帶，已經逐漸被新近興起的 PUB 所占領。當美軍顧問團還在時，這一帶遍佈英式；美式小酒吧，及至中美斷交，美軍顧問團撤走，小酒吧跟著式微。其間曾經也有幾家轉型為日式酒店，但終究還是敵不過傳統五條通、六條通那些成立已久的日式酒店，最後只能轉為經營 PUB。

這些 PUB 門口總是站著三三兩兩年輕小妹妹在招攬客人。在這附近流連忘返的客人基本上都是社會新鮮人，只能花點小錢消遣消遣，因此這些店家素質都不高，陪酒小姐也是如此一般。

夜鷹酒吧……是去年新店主取的店名，原來是（寂寞者驛站），大概是這附近碩果僅存的酒吧。隱身在德惠街，靠近林森北路口一棟大樓地下室。沉靜安穩的傳統英式風格與這一帶新興的泛日本風顯得格格不入，業者借用（EdwardHopper 的 nighthawk）畫作為店名，自然是為表達其

古典風格，雖顯老氣卻蘊含獨特味道。

很多業者因為時代和環境的改變而跟著改變經營模式，這家店能維持十幾年不變，大概是業者把這店當成藝術在經營，或是存有使命感，為認同這種風格的客人保留一個小小空間。之前的小莊就需要這種空間；現在的麗莎大概也就是為了這種帶著歲月風華的醍醐味而來。

「怎麼樣？有進展嗎？」。等麗莎喝了第一口酒之後，郭龍湖開口輕聲問。他心裡有點急，卻故作輕鬆地問以掩飾內心因等待而起的不耐煩。

時間在酒吧裡就不知不覺顯得特別緩慢，緩慢到從慢慢上飄；慢慢擴散的煙就能清楚感受到；緩慢到每句話都會在空中停留個十幾秒鐘才會傳到對方耳裡。

麗莎並未立刻回答，不疾不徐的點上一根細長咖啡色香煙：more 牌香煙帶著一股淡淡雪茄味。這是她身上唯一不帶日本味的東西，是否正因為愛上這味道而捨棄日本七星淡煙呢？還是為了跟過去做個切割？麗莎從未正面回答過。

「她還是不肯鬆口，不管我提出多好的條件」。麗莎轉頭面對著郭龍湖說。一口煙從她嘴裡吐出，像縷縷青色絲綢般在兩人之間流淌。

多年的煙加酒讓麗莎聲音略顯沙啞，如果說要在她身上挑缺點，大概就只有這點吧！

「那麼就給她一個經理的位置吧！」郭龍湖語氣透著不耐。

「經理！！？？你到底還是不懂我們這些酒店女人的辛酸，一個當紅的小姐怎麼肯下來當經理，當經理不就等於被判了死刑。」。

「老了、沒人氣了、沒人要了、有經濟負擔的；只能趁著還有一點利用價值，才會去當經理」。麗莎意有所指的補上一句。話雖然說得很重，不過現實確是如此。

「那她到底要什麼？這麼難搞！」。郭龍湖的耐心通常不超過五句話。只是當前跟麗莎正在熱戀中，況且還有一個大計畫在進行，很多不快情緒不得不藏在心裡面。

最近幾次談到薇琪總是惹得郭龍湖一肚子火。他見過薇琪幾次，依稀記得她的表情眼神就如剛入社會的小女孩一般柔順怯生，講起話來輕聲細語帶著些許童音，如果不是面對面講話，光從聲音判斷，還以為是未成年少女。單單從幾次接觸經驗來看，感覺並不是那麼難溝通的女人。或者那是因為每次看到她都是在酒場裏，沒能看到她真實的一面。

他媽的！差一點被那個鄉下來的小女人給騙了！一副涉世不深的單純模樣。他心裏這麼嘀咕著，再次點上一根他慣常抽的555牌香煙。

「不知道，也許之前都沒抓到重點吧！人有七情六慾，總是可以找到突破點，只是還需要一點耐心。」麗莎輕聲嘆了口氣說。

心裡有點煩，她不喜歡郭龍湖老是追著這個問題問個不停。

「那麼就不要等她了！蛋孵久了會臭，我那幾百萬的投資，總不能爲了她而停擺吧！」郭龍湖情緒起了波動，講話音調突然提高了兩三度，原本音質就高，這話讓人聽起來更覺刺耳。

「砸錢開酒店容易，怎麼賺錢才是難題，三分貨；七分賣，薇琪就是我們的賣點，等我跟她談好了再跟你解釋。我已經找到了她在乎的關鍵點，早晚會搞定她，倒是你那邊什麼時候會完工？」。

「現在正在搞音響設備，昨天敲定了一套中央空調，中古的，只要26萬。」。郭龍湖說完嘿一笑，露出一臉得意。

「行不行啊？中古的！」。這跟麗莎預想的有所出入，爲了確保營運品質，依照她原先的規劃，生財設備必須是全新的。

「放心吧！這些東西對我來講只是小case，把別人不要的變成我要的，我算是專家，再說，這世界只有我騙人，還沒人敢唬弄我呢！嘿嘿！」郭龍湖神情得意的說。似乎沒聽出來麗莎語帶不滿。

「是嗎？還不知道你這麼有能耐，看來你還真適合做偏門的。」。

對於麗莎這樣略帶揶揄低貶的評論，郭並非聽不出來，他并不介意，反而有點沾沾自喜，彷彿他的血液中原本就有這樣的因子。

麗莎多多少少聽說郭搞過一些亂七八糟的事，雖然無法確認那些說嘴的事到底真實的成份有多高，不管怎樣，這一年來她尋尋覓覓要找的人、要做的事總算有了一點眉目。

郭龍湖籌劃酒店一事已經幾個月了，認識麗莎時，就會經多次聽她提及開酒店是個有利可圖的投資。但是做事謹慎；生性多疑的他，是不可能聽信這種場合的一個小女人的說詞，即使那時麗莎已經巨細靡遺的把整個利弊得失毫不保留的攤給他看，這其中當然還包括她的身體。

這女人確實下了心血，做足了功課，郭龍湖心裡很明白，不過如果要做一定是我自己想要做的，絕對不會是爲了別人而做。況且現在資金已經不如以往寬裕，每分錢都得斤斤計較不容許任何閃失。因此他雖然曾經數次答應麗莎考慮這項投資，卻一次也沒有在腦子裏想過此事。

半年前，劉森來拜訪郭龍湖，當然又是爲了借錢而來。借錢超過三次的人通常都不會還了，郭龍湖本來連見都不願意見他。後來聽說劉森是爲了法拍屋的事情而來。這倒是引起了郭龍湖的興趣，他最近把注意力轉向房地產，而且也算是做出了一些成績。

劉森說他在長安東路的屋子將被法拍，希望郭能借錢給他，幫他保住這最後的財產；或者兩人合作把房子標下來。郭龍湖知道這物件，劉森曾經用這物件跟他借過錢。這是一處相當不錯的房子，120坪大小，地點佳屋況良好，十多年屋齡正剛好，如果價錢合適的確值得考慮。

後來郭龍湖花了一點時間研究這個案件，決定先跟朋友調了一些錢，沒通知劉森而直接把房子標下來。然後用這房子跟銀行借錢，還清之前借款，順利拿到產權。